

我和我的祖国 70年 万人



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



《雷雨》中，秦怡（右）饰演的鲁妈被曹禺誉为“最好的鲁妈”。



93岁的秦怡自导自演《青海湖畔》，在海拔3800米创下艺术奇迹。

秦怡：有一种美，对抗时间的销蚀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秦怡爱美，也美了一辈子。可旁人问她“您照镜子时觉得自己美吗”，她答“赵静啊，我觉得她很美。”未必是听岔，倒更像是大智若愚，四两拨千斤。

己亥年大年初四，老艺术家迎来了97周岁的生日，今年也是她从艺80周年。如果将她97年的生活比作一条历史的长河，那经年累月沉淀在河床上的珍宝，能够教会我们许多事情。

温她的角色，或许就是阅读史书的册页。穿越岁月的迷雾，中国电影流光的长廊里记载着她的绝代芳华。伴随新中国的电影一路走来，水银灯下的秦怡已是上海电影、中国文化绕不过去的存在。



【人物档案】

秦怡，1922年生于上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曾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奖、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称号、第七届全国十大女杰、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



▲秦怡用真善美，对抗时间的销蚀。（均上影集团供图）

▲秦怡寄语：“我愿为电影工作服务一辈子！”

“心里都是‘电影’两个字” 她用80年说清艺术的真谛

身体好的时候，秦怡住在徐汇区一栋老式公寓里，日常就她和保姆两人。但日子一点不清闲，家里人来人往，上海电影、中国电影、中国文艺、国家级艺术家被需要的场合太多太多。

在乎角色的形象，“我的臂膀粗圆，露出来会破坏人物形象，傣族姑娘都很纤细的。”主演和导演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协商砍掉肩拍，效果也还不错。

她曾说：“我稀里糊涂就演了很多角色”，靠的是最朴素的“笨办法”——学习和努力。

秦怡的从艺路可追溯到抗战时期。16岁那年，她离开封建家庭，辗转来到重庆参加中华剧艺社。演艺生涯第一个角色只有一句话，她反反复复练了好多天。

不成想，年轻时偶尔瞻前顾后的秦怡，越老倒是越能豁得出去。2013年，她着手写《青海湖畔》的剧本。2014年秋天，她以93岁的高龄上到海拔3800米的拍摄地。

1998年，秦怡自传式的从艺录出版，她取名《跑龙套》。导演黄祖模闻讯后肃然起敬：“1982年我拍电影《张衡》，其中老夫人一角，想来想去非秦怡莫属。

2017年底，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上映，观众又惊喜发现，老艺术家还原了唐诗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场景。但观众看不见的还有幕后那些“胆战心惊”——老嬷嬷对贵妃忠心耿耿，屡次挺身维护。

相似的感受，谢晋导演也有。拍《女篮5号》时，今日的“改革先锋”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而秦怡这个大明星已红了很久。“可是她很尊重我，每一个镜头都要问，这样行不行。”

秦怡很喜欢《青海湖畔》里那位女气象工程师的台词，“本来想来三个月，结果留了30年”。她自己何尝不是这样，80年的从艺路，真心就是一辈子！

从“为谋生”到“为理想” 初心决定一个人最终格局

曾有人问秦怡，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叫你如此痴迷。



她用往事作答：“我今天还记得周总理点醒我的那些话。”众人皆知秦怡是“新中国22大影星”，是周总理口中“新中国最美的女演员”。

秦怡的少女时代，正是日寇的铁蹄踏破山河之时。在遇见周恩来之前，少女秦怡曾参加过学校的红十字会，也向往着为民族救亡图存做些什么。

不多，却在一次次播映后点燃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向着共产主义理想靠拢的信念之炬。原作者杨沫有过评价：“秦怡同志表演的林红，是我所喜爱的。她几乎没有什么形体动作，只靠台词和神情来表现，但她演得那样真实动人，激荡着人们的灵魂。”

都说初心可能决定一个人的格局。若把大银幕里秦怡的形象连点成线，她身为一名老党员、人民艺术家的初心，清晰浮现：《马兰花》里能顶半边天的拖拉机手马兰、《青春之歌》中慷慨就义的共产党员林红、《女篮5号》里敢爱敢恨的篮球手林洁、《铁道游击队》里与敌

人周旋的芳林嫂、《林则徐》中抗击侵略者的女英雄阿宽嫂、《海外赤子》里最终同意女儿回来报效祖国的母亲、《青海湖畔》为高原铁路梦而奋斗的女科学家……“我就是希望作品里有一些精神可以得到弘扬，给人心灵以启迪。”

对于电影里饱含着某种精神力量，秦怡是深信不疑的。1990年代，她生病住院，演艺生涯几乎就要终结。“我有些灰心的时候，碰巧电视里在放《焦裕禄》，生动的党员形象和真实的历史画面被还原出来，我看着看着就落泪了，感觉心里充满了力量。”

但丁说：“人是承受不幸的立方体。”用在秦怡身上，有些残酷，却再准确不过。上天给了秦怡美丽的容颜，同时也赋予了她崎岖的命运、绵长的苦楚。

拍摄《母亲》时，她和金焰的儿子“小大小”金捷刚满一岁，照片中的儿子一般大小。命运似乎用这种方式预告，“母亲”会是秦怡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

这样的考验还不够，身为家里顶梁柱的她，在1966年又被查出患上肠癌，医生断言：你活不太久。风刀霜剑严相逼。此后，秦怡又先后得过四次大病，开了七次刀，切除过甲状腺腺瘤，摘除了胆囊。

记者手记

永恒的星辰

在今天的文艺创作语境里，“明星”二字时常面目模糊，“颜值”二字更是毁誉参半。但对秦怡，这两个词恰如其分。

回望斑驳却又亲切的光影记忆，我们能在半个多世纪前找到她被定义为“明星”的起点。那是1960年代，百花奖——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群众电影评选活动举行。历经三个多月的投票，崔嵬、祝希娟等获奖，而于蓝、秦怡、王心刚、赵丹等人也获得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投票。

彼时的“明星光环”意义很纯粹：演员因角色而为观众熟知，角色因为演员的精彩塑造而深入人心。在被定义“明星”后的两三年里，《烈火中永生》里赵丹塑造的许云峰、于蓝塑造的江雪琴，《早春二月》中上官云珠饰演的文嫂、谢芳饰演的陶岚、孙道临扮演的肖

